

苏州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2005 届)

现代性与风险

——吉登斯风险社会理论探索

Modernity and Risk

——An Exploration of Giddens' Risk Society Theory

研究生姓名 曾怀德

指导教师姓名 郭强

专业名称 社会学

研究方向 社会学理论与方法

论文提交日期 2005 年 4 月

C91/886

76

苏州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2005 届)

现代性与风险

——吉登斯风险社会理论探索

Modernity and Risk

——An Exploration of Giddens' Risk Society Theory

研究生姓名 曾怀德

指导教师姓名 郭 强

专业名称 社会学

研究方向 社会学理论与方法

论文提交日期 2005 年 4 月

中文摘要

吉登斯是目前西方杰出的社会理论家。他的理论涉猎广博，尤以他的结构化理论最为引人注目。但是，恰是在结构化理论的光芒之下，使我们容易对他的其它社会理论产生忽视。就如他的风险社会理论，我们缺乏一种深入的系统性研究。

对此，本文尝试通过四个部分来对吉登斯的风险社会理论进行探索，以此获得对吉登斯风险社会理论的系统性认识：第一部分主要探索的是吉登斯对风险与风险社会的一般性看法；第二部分探索现代性与风险之间紧密的内在联系；第三部分探索吉登斯对现代世界的风险观；第四部分探索吉登斯控制现代性风险的思想。

在探索过程中，我们发现吉登斯提出的风险社会理论与他的现代性观点是紧密结合的，许多有关风险与风险社会的思想大部分都是在他深刻认识现代性的基础之上来阐明的。由此，当我们对吉登斯的风险社会理论进行系统性探究的时候，对其现代性观点的论述就显得必不可少。总体上讲，吉登斯风险社会理论的一个重要特色是从社会宏观角度与个体微观层面对现代性风险进行深刻分析的：在社会宏观角度上，吉登斯认为不管是从现代性的内在动力机制还是从现代性的制度性层面上来说，现代性就是一种风险；在个体微观上，个体对风险的意识本身也是一种风险。通过这样的分析，吉登斯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许多风险社会理论家在分析现代性风险时采取单一取向的局限性。此外，在控制现代性风险的努力方面，吉登斯很有气魄地提出表面上看不可能的“乌托邦现实主义”并指出社会运动在这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这种气魄对其他许多风险社会理论家来说是少见的。当然，吉登斯提出在个体微观层次上控制现代性风险的努力也是很有创见的，如个体“保护茧”的作用等。

关键词：吉登斯；风险社会；现代性；社会学；社会理论

作者：曾怀德

指导老师：郭强

Modernity and Risk

——An Exploration of Giddens' Risk Society Theory

ABSTRACT

Anthony Giddens is a famous western social theorist. With his outstanding works in social science field, we never forget his structuration theory that almost marks his whole social ideas. As a matter of fact, the structuration theory is so attractive for most people that it can easily make us to neglect his other social theories. Such as risk society theory, it still deserves us a systematically research.

For this point, this paper tries to attain a systematically recognition through dividing four parts to explore Giddens risk society theory: first, we mainly explore his basic concepts of risk and risk society; second, we try to find how modernity and risk combine internally; Third, we focus on his perspectives of modern world's risks; lastly, we'll explore his ideas of counter-fight-risks in the ways he provided with social macroscopically accesses and individual microcosmic perspectives.

In the process of exploration, we find Giddens' risk society theory is so tightly combine with his views of modernity that many ideas of risk and risk society are illustrated basically on his knowledge of modernity. So, we should never forget to discourse Giddens' ideas of modernity when we begin to systematically explore his risk society theory. As a whole, which Giddens focuses on social macroscopically and individual microcosmically analysis of modern risks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s of his risk society theory. With his social macroscopic views, whatever is from internal dynamic mechanism of modernity or is from institutional layers of modernity, the modernity is a risk. And with his individual microcosmic views, the conscious of risk also is a risk. As a result, we can say in most degree that this analysis method deserves his risk society theory to avoid many limits that other risk society theorists confront when they just use single orientation. Through exploration, we also find Giddens' ideas of counter-fight with modern risks. As he stresses, the Utopian Realism and social movements have a positive effect in reducing the modern risks, which are brought out by modernity. Meanwhile, Giddens also attributes his creative ideas to fight with modern risks in the individual layer, like protective cocoon etc.

Key Words: Giddens; Risk Society; Modernity; Sociology; Social Theory

Written by ZENG HUAIDE
Supervised by GUO QIANG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风险社会中的风险	7
第一节 风险与风险社会	7
第二节 风险与危险、安全及信任	12
第三节 命运与风险	15
第二章 风险的衍生地——激进的现代性	19
第一节 现代性特征隐现风险	19
第二节 现代性制度层面上的风险	28
第三节 现代性的动力机制与风险	31
第三章 现代性的风险概观 (Risk Profile)	39
第一节 现代性风险环境的变迁	39
第二节 现代世界中的风险	42
第三节 人为的不确定性——“制造的风险” (Manufactured Risks)	46
第四章 控制现代性风险——社会宏观与个体微观的角度	53
第一节 驾驭现代性——社会宏观角度控制现代性风险的可能	53
第二节 构建本体性安全——个体微观层次的努力	58
结 语	66
参考文献	69
后 记	73

序 言

一、选题的依据及研究的意义

1、理论背景分析

在西方,风险社会理论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才开始出现的。而在这之前,环境污染、全球变暖、温室效应等工业社会引起的种种问题已引起人们对现代性风险的重视,但在理论上并未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真正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是1986年贝克《风险社会:一种新的现代性》一书的出版,他首先提出“风险社会”这个概念,并对风险社会理论做了总体性论述。恰逢同年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件,人们自然而然地把它与“风险社会”联系在一起。由此,有关风险与风险社会的议题才迅速跃入人们的视野。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如海湾战争的爆发、英国疯牛病(BSE)的流行、亚洲金融危机、中国1998年大水灾、口蹄疫流行、“911”恐怖事件、SARS爆发等等,这似乎在一定程度上更加印证了“风险社会”的存在。于是,风险社会理论再度成为社会科学领域关注的焦点。

2、选题的依据

毫无疑问,在全球化迅速发展的今天,西方反思现代性思想已在全世界范围内扩散。在此背景下,风险社会理论作为西方反思现代性的一种后果也渐渐地在社会各个领域渗入。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我们正面临着简单现代化与反思现代化的双重境遇^①,如何应对现代化本身带来的种种危机以及减少或缓解现代性风险是我们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前提之一,是我们如何理解西方提出的有关风险与风险社会的理论:他们所认识的现象是否是每个社会都具有的现象?在此基础上提出的见解是否都适合每个社会的不同情况?如此等等,我们才能更好地做出我们应有的反馈(假设现代性风险是在全世界范围内蔓延,我们就更有这个必要)。因此,对西方风险社会理论的探究势在必行。这也是本文选题的重要依据和意义。

此外,本文选取吉登斯风险社会理论作为探索对象主要出于以下几点考虑:

^① 汪建丰:《风险社会与反思现代性》,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2年第6期。也有人分之为第一次现代化与第二次现代化。

一是吉登斯是我们所熟知的西方社会学家，也是在世不多的、具有世界影响的社会理论家。他的理论涉猎广博，其中对风险及风险社会的论述相当丰富。二是在当前的风险社会研究领域，人们对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研究的较多，而对吉登斯这方面进行系统性研究的较少。这一方面的原因可以归结于他的著作范围广泛多样，有时又让人有繁复的感觉，这就使得对他某一特定理论做一特别的归纳与梳理就显得不易。三是反思性是吉登斯社会理论的一大特色¹⁾。从他的论著来看，他的反思性不仅仅放在现代社会，还掺和了许多对传统文化的思考。这就显得他的理论比其它理论家所提出的理论更有张力，而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传统还占据着相当重要地位的社会来说，这种张力是必须的。

3、理论意义

在我国社会学领域，对风险社会理论的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²⁾。在此阶段，对西方风险社会理论的系统性认识显得非常有必要。当前，国内外对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研究的比较多，而对其它社会理论家提出的风险社会理论研究的比较少，其中就包括吉登斯提出的风险社会理论。总的说来，本文研究的理论意义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1）确切把握吉登斯的社会理论和从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中获得社会学想象力具有理论价值。（2）对建构中国风险社会理论具有理论的启发性。

4、现实意义

2003年，我们深切地感到现代性风险在我国爆发所引起的后果是多么严重——一个小小的SARS病毒竟然使几千个人直接受到病毒的伤害，几亿人受其影响。那么，将来万一出现一个更厉害的病毒所出现的后果会是怎样呢？或者不是病毒而是其它风险的爆发又会如何呢？对于SARS，我们有证据表明它起先是存在于果子狸的，之所以在人类社会传播主要是因为人们喜欢食用果子狸。很明显，我们人类对这起灾难性后果的爆发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它恰恰是人类自身行为引起的后果。许多类似这种由人类自身行为引起的灾难性后果就构成了现代性风险的主要部分³⁾，而对它们的研究恰是风险社会理论的主要内容。因此，对风险社会理论的研究对于提高我们整个社会的风险意识，减少或缓解现代性风险爆发产生的灾难性后果，从而保证我国现代化进程顺利进行是至关重要的。同时，这也是本文的现实意义所在。

¹⁾ 参见吉登斯在《社会学》（吉登斯著，赵旭东、齐心、王兵、马戎、阎书昌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一书中对自己理论理论特色的评价。

²⁾ 周战超：《当代西方风险社会理论引述》，《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3期。

³⁾ 吉登斯把它们统称为“制造的风险”。有关“制造的风险”参见本文第三章。

二、文献综述

吉登斯的论著甚多,到目前为止总共有三十几部,而其中有关风险社会理论的论述又是相当分散的。但是,当我们在追踪吉登斯风险社会理论的时候,大部分情况下会发现这样的规律:吉登斯在阐述其现代性观点的同时,有相当部分掺杂着对风险与风险社会的论述。因此,围绕吉登斯风险社会理论的探索就不可避免地要与吉登斯现代性观点相联系。本文的思路也是受此启发而形成的,即吉登斯是如何看待现代性,他是怎么把现代性与风险关联在一起,在此基础上他对现代世界的风险又有如何看法,他在控制现代性风险方面有哪些设想等等。按照这个思路,我们就不难在吉登斯相关论著中发现其风险社会理论的踪迹。

在认识现代性方面,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①中做了大量的探讨。它把起源于17世纪的欧洲的社会生活模式称之为现代性(Modernity),并把现代社会在最近几十年的发展称之为高度现代性(High Modernity),他用这个术语描述现代性的更高阶段,即激进的(Radical)或近期的(Late)现代性^②。同时,这个术语也表明吉登斯反对我们现在已进入后现代性的主张,而认为我们还是处在现代性,只不过当前阶段的现代性比以前更加激烈化了。另外,在《现代性的后果》中吉登斯把现代性激烈化所出现的种种后果或者极端形式看作是一种骇人的毁灭力量,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种风险概观^③。

到底是什么造成这种情况的呢?对此,吉登斯在《失控的世界》^④对这些现代性造成的毁灭力量进行了深刻论述。他认为这与两种转变有关:“自然的终结”与“传统的终结”。“自然的终结”并不是说自然环境的消失,而是意味着我们生活的外部自然环境没有不受到人为干预的;“传统的终结”也不是说传统在现代社会的消亡,而是人们不再听天由命,对风险的估算代替了过去有关命运的想法。这两个转变的完成,标志着一个风险社会的来临。

此外,如果我们对《结构化理论大纲》^⑤稍有了解就会发现吉登斯现代性的观点与他的结构化理论,尤其是结构化理论中对时空重要性的强调非常切合。在吉登斯看来,现代性有点像某种正在跨越时间和物理空间向前运动的东西,而这种时间与空间的分离正是现代性具有的一种动态特征。在前现代社会,时空总是相

^① Anthony Giddens.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Publisher: Cambridge, UK : Polity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Basil Blackwell, Oxford, UK, 1990.

^② 参见本文第二章。

^③ 有关风险概观的论述参见本文第三章。

^④ Anthony Giddens. Runaway world : how globalisation is reshaping our lives. London : Profile, 2002.

^⑤ Anthony Giddens.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 outline of the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shire]; Oxford : Polity Press, 1984.

连,不仅在时间的测量方面不精确,而且空间在很大程度上通过物理上的在场来界定,也就是通过地域化的空间来界定。但是随着现代性的发展,时间被标准化,空间也渐渐地冲破局部地域,从而与物理上不在场或远距离的人们发展关系越来越成为可能^①。正是这种时空的分离,使现代社会变得比前现代社会更加“捉摸不定”,风险参量(Risk Parameters)^②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加。另外,脱域机制与现代性风险也不无干系。脱域机制把社会关系从地方性的互动情景中脱离出来,并且通过时空跨度重构。这不仅使人们远距离的互动成为可能,而且在“拓殖”未来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是,正如吉登斯认为的那样,脱域机制一方面在各个领域向我们提供安全的时候,它们同时也制造了各种各样的风险^③。

当风险从现代性内部爆发出来而另一方面专家系统在处理这些风险的能力变得有限的时候,现代性表现出一种失控的感觉,它使生活在现代世界中的人们内心强烈充满了本体上的不安全感。吉登斯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④中对此有更细致的论述。他从微观角度分析了现代性风险是如何破坏了个体的本体性安全(Ontological Security),从而引起个体存在性焦虑(Existential Anxiety)的。另外,他谈到个体在现代性风险环境中并不是消极并因此一蹶不振。相反,个体在现代性风险环境中总是在积极地构建本体性安全,此时个体的“保护茧”(Protective Cocoon)^⑤发挥了它应有的作用。

吉登斯认为我们在应对现代性风险要采取消极的态度。对此,他提出了控制现代性风险的设想。他认为,现代性虽然是一头充满毁灭力的猛兽,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在这种毁灭力及其带来的种种风险前放弃努力。他对此描述到:“一个马力巨大又失控的引擎,作为人类集体我们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驾驭它,虽然它咆哮着试图摆脱我们的控制,而且能够把自己也撕得粉碎。这头猛兽压碎那些敢于抵抗它的人,而且,虽然它有时似乎也有固定的路径,但当它突然掉转头来时,我们就不能预测它飘忽不定的方向。驾驭它决不是完全令人扫兴和毫无益处的,这个过程经常令人兴奋异常,而且还充满了希望。但是,只要现代性的制度持续下去,我们就永远不可能完全控制的路径和速度。相应地,我们也不可能完全感到安全,因为它所穿越的这些领域都充满了具有严重后果的风险。”^⑥对于这种驾驭现代性

^① 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2000年,15-16页。

^② Anthony Giddens.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self and society in the late modern ag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1, P.4.

^③ 有关脱域机制与现代性风险的论述参见本文第二章。

^④ Anthony Giddens.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self and society in the late modern ag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1.

^⑤ 有关本体性安全的论述参见本文第四章。

^⑥ 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2000年,122页。

的希望,吉登斯提出了一种表面上看来不可能的乌托邦现实主义(Utopian Realism),从而试图在乌托邦理想和现代世界的生活现实之间寻找一种平衡。此外,对于各种社会运动他也寄予厚望,希望它们能够在处理现代世界的风险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1、国内研究状况

目前,国内对风险社会理论的研究还处于刚刚开始阶段。从本人所掌握的文献资料来看,当前国内对风险社会理论的研究重心主要放在对国外风险社会理论的引介上(如在中文期刊网全文数据库以“风险社会”为关键词搜索1994年到2004年的论文情况,总共有28篇相关论文,其中大部分是一些国外风险社会理论译文或述评),而与吉登斯风险社会理论有较高相关度的文章主要有三篇:《吉登斯“第三条道路”政治思想述评》^①、《风险社会与反思现代性——吉登斯的现代社会“风险”思想评析》^②和《贝克、吉登斯和拉什论自反性现代化——〈自反性现代化〉解读》^③。

李远行在《吉登斯“第三条道路”政治思想述评》一文中主要对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政治模式做了考察。关于“第三条道路”,吉登斯是在揭示了当今西方政治领域中多种两难困境(其中包括生态问题和风险社会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做出“第三条道路”的政治选择,以适应最近几十年发生的急剧的社会变化,实现对古典社会民主主义政治和新自由主义政治的超越。吉登斯在“第三条道路”这一新的政治模式中提倡对风险采取积极的态度,以超越对未来的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

汪建丰在《风险社会与反思现代性——吉登斯的现代社会“风险”思想评析》一文中主要对吉登斯提出的风险概念做了分析,并认为吉登斯的现代社会“风险”思想实际上是他对现代性反思的一个重要方面。

吴正勇、欧阳曙则在解读《自反性现代化》的基础上分析了贝克、吉登斯及拉什从各自不同角度(政治、传统与文化)勾画了“自反性”现代化(Reflexive Modernization,或称反思性现代化)理论。文中提到吉登斯对传统的看法,认为传统在一定程度上已被现代性所“终结”:在自反性现代化阶段,传统在现代社会已失去了控制力,不再为个人和制度的可靠性提供担保。这种“传统的终结”与“自然的终结”联在一起也即意味着“风险社会”的来临。

^① 李远行:《吉登斯“第三条道路”政治思想述评》,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

^② 汪建丰:《风险社会与反思现代性——吉登斯的现代社会“风险”思想评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2年第6期。

^③ 吴正勇、欧阳曙:《贝克、吉登斯和拉什论自反性现代化——〈自反性现代化〉解读》,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

2、国外研究状况

英国的布赖恩·特纳在其《社会理论指南》^[1]中就把贝克与吉登斯有关风险社会理论的观点放在一起。他指出,吉登斯在讨论自我认同、现代性及私密关系方面的反思性现代化时就已经采纳了贝克的某些主张,并提出我们正在步入一个高度现代性的时期或风险社会,其标志是去传统化、全球化和风险的扩大化等过程。美国的乔治·瑞泽尔则在其《后现代社会理论》^[2]中评述吉登斯现代性理论的时候就把吉登斯所称的高度现代性描述为一种骇人的“毁灭力量”,而这也正是吉登斯认为的现代性风险的源泉。从搜索的文献资料来看,国外对吉登斯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他的结构化理论、反思性现代性化理论(其中少量涉及风险社会理论)部分,而对其风险社会理论的系统性研究比较少。通过 EBSCO^[3]全文数据库以关键词或标题搜索“GIDDENS”共有 135 篇论文;而以“GIDDENS”与“RISK SOCIETY”(或“RISK”)进行的搜索为 0 篇(截止到 2005 年 1 月 31 日)。

三、研究内容

第一部分探索的是吉登斯对风险与风险社会的一般性概念解释。这部分内容主要包括了吉登斯对风险与风险社会的基本看法,包括他对风险所下的定义、风险与其它密切相关的概念如安全、信任等的关系,其中有关“命运”与风险的论述是吉登斯风险社会理论中重要的一部分。

第二部分则把现代性与风险紧密联系起来探索现代性是如何衍生风险的。这部分内容几乎贯穿了吉登斯全部的现代性观点:现代性的特征、现代性的制度性维度及现代性的动力机制。

第三部分探索的是吉登斯对现代世界的风险观。这一部分的主要内容在于吉登斯对现代性的风险环境变迁、现代世界的风险刻画以及当前人类关注的主要风险类型——“制造的风险”的分析。

第四部分探索的是吉登斯在社会宏观角度与个体微观层次提出的控制现代性风险的思想。这部分内容主要包括:他提出在社会宏观方面驾驭现代性从而控制现代性风险的设想,包括“乌托邦的现实主义”和社会运动的作用两个方面;在个体微观方面主要集中在个体是如何应对现代性风险,包括个体对风险的主动追求与被动接受、个体“保护茧”的作用等。

论文的结语部分主要对吉登斯风险社会理论做了简要评述。

^[1] [英]布赖恩·特纳:《社会理论指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2] [美]乔治·瑞泽尔:《后现代社会理论》,华夏出版社,2003年。

^[3] EBSCO 公司是专门经营印刷型期刊、电子期刊发行和电子文献数据库出版发行业务的集团公司,其网址为: <http://search.epnet.com>。

第一章 风险社会中的风险

本章主要探索了吉登斯对风险与风险社会的某些看法,包括他对风险所下的定义、风险概念的形成以及风险与其它概念如安全、信任等的关系,并着重对命运与风险做了分析。

第一节 风险与风险社会

一、“风险”及风险概念

“风险”(Risk)一词是从西班牙语或葡萄牙语中转入英语的,原意是用来指涉船在海图上未标明的水域航行^①。从时间上溯源,关于“风险”的由来可以追溯到十六、七世纪。那时,西方世界正兴起海外探险,风险正是当时西方探险家在航海的时候创造出来用来指明未查明海域的。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这个词就被转移到经济领域(如金融与投资)用来计算借方与贷方在投资决策时可能出现的后果。后来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社会的注意力转向了技术上不可估计性带来的大灾难。这些技术与现代化带来的巨大后果破坏了启蒙时代长期坚持的原则如理性原则,认为技术的无限发展只能服务于人类好的一面,科学也不例外。一直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大部分有关风险的议题还是为自然科学所占据。似乎在这个时候,社会科学家们对“风险”缺乏一种应有的学科敏感度,这就使得有关风险的讨论在社会科学领域中显得风毛麟角。然而,事情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有了转机。针对科学技术的无限发展和人们对进步的信任减低,西欧和美国的社会科学家开始关注风险的话题和未来的威胁。1984年,美国的James F. Short发表了一篇题为《社会在风险方面的结构:社会风险的变迁》(The social fabric at risk: Toward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risk)^②,他呼吁社会科学家检验社会结构本身所存在的风险的重要性,风险发生的社会背景是什么,并分析什么样的风险是可接受的。随后不久,一批对风险问题感兴趣的学者如贝克、吉登斯、卢曼、拉什等涌现出来。他们仁者见仁,对风险的研究做出了卓著贡献。自此,风险概念终于进入了社会科学领域。

与以前的研究相比,风险概念被引入社会科学领域之后发生了一些重要的转

^① Anthony Giddens. Runaway world: how globalisation is reshaping our lives. London: Profile, 2002, P.21.

^②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ume 49, Issue 6 (Dec., 1984), 711-725.

变。其中最显著的是风险直接与反思现代化联系在一起，而常用来指涉现代化本身引致的危险及不安全感^①。另一方面，风险也被宣称为现代社会最重要的方面之一。当然这其中与以自然为产生根源的风险减少以及人们越来越多地关注自身制造出来的风险不无关系。人们对于“制造的风险”^②经常看不着、摸不到，即不能理解，又不能精确计算，但是它又不可避免地根深于现代社会生活之中。

有观点认为，对风险进行定义这本身也是一种“风险”：定义本身排除了未被定义的部分，而这部分是不可知的。尽管如此，对风险的定义至少对我们来说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加深对风险的理解。从大部分研究者（包括吉登斯）的观点来看，风险是与可能性和不确定性联系在一起的^③。对此，吉登斯专门从个体行动的意外后果来进行解释。他认为，个体在日常生活中对自己的行动目标一般都有比较清晰的计划，但是对于行动可能带来的后果，个体在内心却保持一种模糊的状态。也就是说，我们并不确定行动可能带来的每一种后果。正是这种对行动后果的不确定性使我们感受到风险的存在。反过来，如果个体行动的后果百分之百地知道，就不能说我们这样做是在冒风险。为了说明这一点，他举了一个有趣的例子：一个人为了做个风险测算从一百层楼高的大楼顶上跳下来，在他做自由落体运动的时候每经过一层，他都要说“现在一切顺利”。也就是说，他现在还没有危险。但是，无论谁我们都知道当他起脚跳的时候，这个后果就已经非常明确了。很明显，对于这种可以预知的后果所采取的行动我们不能称之为有风险的行动。由此，吉登斯认为我们在定义风险概念的时候对未预知后果的关注就显得非常重要：风险通常指涉那些与未来可能性相关的灾难或者意外事故（hazards）^④。

二、风险概念在现代社会崛起的原因分析

我们知道，从人类诞生的那一天起人类就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威胁，可以说，风险是伴随着人类从远古社会走到现代社会的。但是，为什么在人类传统文化的摇篮——古代社会里，却没有风险概念的出现呢？当然，我们不能排除古代社会早已有一种与现代风险概念相近的可能性，由于文字撰述的不同或者只流传于口述文化而没有受到正式的礼遇，或者曾有一段时间出现，但后来又消失了。尽管如

^① Ulrich Beck. Risk society :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Translated by Mark Ritter. --London ; Newbury Park, Calif. : Sage Publications, 1992, P.21. 贝克把风险定义为系统地处理由现代化带来的危险及不安全感。他认为风险与早期的危险相对，是与现代化威胁及其不确定性的全球化扩展带来的相关后果，这些后果具有政治反思性。

^② 有关“制造的风险”见本文第三章。

^③ Anthony Giddens. Runaway world : how globalisation is reshaping our lives. London : Profile, 2002, P.22.

^④ Anthony Giddens. Runaway world : how globalisation is reshaping our lives. London : Profile, 2002, P.22. 吉登斯认为，风险指的是对将来可能性进行积极评定的各种意外事故。

此，我们还是不能否认有关风险的概念在现代社会出现并巩固了下来的事实。对此，吉登斯的解释是：传统文化之所以没有出现风险的概念是因为人们不需要它^①，风险概念只有在一个注重未来方向发展的社会（就如现代社会）里才会得到广泛的应用。他认为在未来为取向的社会里，风险总是积极地试图让整个社会与过去脱离，从而使未来就像领土一样被征服和开拓。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现代工业文明显现出来的主要特征正好与之相合，即积极地向未来方向拓展。于是，风险在这里也就找到一种在现代社会扎根下来的理由。然而，就如吉登斯所分析的那样，所有的前现代文化，包括罗马、古代中国在内的早期文明都非常看重过去，他们是用命运、运气或者“神的旨意”来代替有关风险的概念。在这些传统文化中，如果某人碰到了什么意外（不管好坏），总认为是以上种种带来的作用。更甚者，有的部落文化干脆排除了偶然性这个概念，而认为所发生的不幸是敌人施的“黑巫术”（Black Magic）^②。吉登斯分析到，正是那些生活在传统文化中的人们把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归因于过去或干脆寄托于超自然的事物身上，从而使风险概念本身没有存在的余地。

那么，风险为什么会在现代社会崛起呢？吉登斯认为其中重要的原因是资本主义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知道，与风险有关的概念是出现在现代工业社会早期，它与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关系相当密切。在资本主义出现以前，市场组织形式是不规范与分散的，而且那时商人的活动也从未削弱传统文明中农业或农村占比重很大的基础结构。而当资本主义出现之后，一切都开始变了，商品经济带来的冲击力影响着社会各个层面并促使整个社会向未来拓展。对此，吉登斯是这样描述一个资本主义出现后的社会的：“……当一个社会想脱离宗教、传统或者各种自然约束而要自己来决定自己的未来的时候，风险就成了倾向于这种变化的社会推动力……”^③。另一方面，吉登斯分析到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之所以迥异于所有前现代经济体制，就在于它积极采取向未来拓展的姿态^④。通过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特别是相关的风险估算，现代资本主义也就把自己嵌入（Embed）到了未来中去：^⑤“……通过对未来收益与损失的计算，也就是风险的计算，未来成了现在的延续体，资本主义就是这样把自己嵌入未来的。”这样的风险估算要追溯到西欧十五世纪复式簿记制度的发明。复式簿记指的是一笔交易同时入两种帐的记账方式，在一种帐上当作借方记入，在另一种帐上当作贷方记入，以致借方金额

^① Anthony Giddens. Runaway world : how globalisation is reshaping our lives. London : Profile, 2002, P.22.

^② Anthony Giddens. Runaway world : how globalisation is reshaping our lives. London : Profile, 2002, P.23.

^③ Anthony Giddens. Runaway world : how globalisation is reshaping our lives. London : Profile, 2002, P.24.

^④ Anthony Giddens. Runaway world : how globalisation is reshaping our lives. London : Profile, 2002, P.24.

^⑤ Anthony Giddens. Runaway world : how globalisation is reshaping our lives. London : Profile, 2002, P.24.

与贷方总金额相等。这样一来，把钱投在什么地方能赚钱就可以从账目上一目了然。资本家就会在他们未来的投资取向中选择那些过去能够赚钱的项目上。由此，资本主义在这个时候就不知不觉地完成了对未来的拓展。

风险概念在现代社会的崛起并在现代生活的嵌入，使我们的生活模式受到剧烈的冲击。但，是否就可以说风险已经取得了社会支配地位而使我们进入贝克所说的“风险社会”？如果是，我们该如何面对这种新的社会形态？如果不是，那我们又应该怎样理解由风险所带来的境地，对“风险社会”又该抱有何种看法呢？或许，我们可以从吉登斯对“风险社会”解释中得到某种启发。

三、风险社会

当人们一想到“风险社会”这一概念时，脑海里通常会出现一幅充满凶险、各种灾难爆发、到处都是被悲观沮丧的气氛所笼罩的图景。实际上，贝克在1986年提出“风险社会”这一新概念时就受到理论本身过于消极的批评，因此理论刚开始并没有受到太多的注目。但是，同年乌克兰发生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事件震惊了世界，也使人们反应性地把该事件与“风险社会”联系在一起，加上当时冷战阴云笼罩全球，爆发核战的可能性比现在还大，这不得不把人们的思维拖入“风险社会”之中。

现在，“风险社会”的概念提出距今已有将近二十年。从概念反思的角度看，我们有必要对贝克提出的“风险社会”进行深刻的认识。首先，让我们看看它的定义。这里，贝克谈到对“风险社会”进行精确定义时面临这样的困境：一方面我们用“风险社会”一词来描述一个风险丛生的社会形态，另一方面这些风险却是由人为的不确定因素或者说是人类本身“制造”出来，对于这些风险，“我们不能借助于科学的、合法的和政治的手段来确定证据、归因和补偿”^①。

对风险社会定义的这种困惑，我们还可以从贝克尝试用四组问题来阐释风险社会的定义关系^②中看出：

1. 谁定义并确定产品的有害性、危险、风险？责任在于谁？是那些风险制造者，那些从中渔利者，那些潜在地受影响者，还是公共机构？

2. 涉及到了哪一种对原因、维度和行为者等的知与不知？对于他们来说，有可以提交的证据和“证明”吗？

3. 在一个环境风险的知识必定是有争议的和随机的知识这样一个社会里，什么

^① Barbara Adam, Ulrich Beck & Joost Van Loon. The Risk Society and Beyond. SAGE Publication. 2000, P.224-225.

^② Barbara Adam, Ulrich Beck & Joost Van Loon. The Risk Society and Beyond. SAGE Publication. 2000, P.224-225.

可以算是充分的证据呢?

4.谁决定对受害者的赔偿,决定用什么来构成未来灾害限度控制和规则的适当形式?

从定义中,我们不难发现人类自身的影子——即是风险的受害者,也是风险的缔造者。这也就难怪我们在对“风险社会”定义时会面临困惑。或许,我们应该抛开这种困惑,而把注意力转向概念本身给我们带来的启发意义。难道“风险社会”描绘的真是那么一种人类处在高危险的境遇?难道我们真的进入了贝克所提出的风险占社会支配地位的“风险社会”之中?这里,吉登斯的解释也许会让我们得到更多的启发。

对于“风险社会”,吉登斯认为那是用来描述我们的现代社会——传统已经破裂,科学的进步已经取代自然从而主导着我们的生活^①。他认为,人类的行动所带来的后果如污染、全球变暖、疯牛病等产生了新的风险源与不确定性,这些因素加起来提高了我们日常生活中决策的风险。另外,某些风险正是在人们试图用现代化去控制风险的过程中产生出来的。总体上,他认为,“风险社会”的诞生不是一蹴而就,而是与影响我们生活的两种根本性转变有关:“自然的终结”和“传统的终结”。这两者都与现代科学技术不断增强的影响有关^②。

首先是“自然的终结”。按吉登斯的理解,“自然的终结”并不意味着一个自然环境的消失,而是说,在物质世界的各个方面中未受人类干预影响的东西已寥寥无几。很明显,自然的终结与人类的科技变迁关系密切,但是,我们又很难断定自然什么时候被“终结”了,因为这“并不是一种其发生日期可以精确地标明的事情”,而是“在一项过渡出现的时候发生的”^③。虽然如此,吉登斯认为我们仍然可以通过排查这项过渡粗略地发现自然被终结的时间:千百年来,人类所担心的是自然界可能带来的灾难影响,如地震、水灾、瘟疫等,但是,从某一时刻开始——大约半个世纪以前,人类不再那么担心自然界可能带来的不幸,而是开始担心自身已经给自然界带来的后果。这一转变意味着我们“这个社会生存在自然的消亡以后”,人类开始踏入“风险社会”^④。

除了“自然的终结”,还有一项转变就是“传统的终结”。在吉登斯看来,“传统的终结”意味着人们生活在一个不再听天由命的世界上,也就是一个传统消亡

^① 参见吉登斯个人网站(<http://www.lse.ac.uk/>)对“风险社会”的解释。

^② 安东尼·吉登斯、克里斯多弗·皮尔森:《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新华出版社,2001年,191页。

^③ 安东尼·吉登斯、克里斯多弗·皮尔森:《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新华出版社,2001年,192页。

^④ 安东尼·吉登斯、克里斯多弗·皮尔森:《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新华出版社,2001年,192页。

之后的社会^①。吉登斯意识到，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曾经被传统确立为命运，比如女人的命运就是在她生命中的很大一部分时间操持家务、生儿育女等，男人的命运是外出工作一直到退休，但是，这种生活方式已被一种“个人化”的生活所替代。也就是说，传统已退出个人按自己的意愿选择的生活。“传统的终结”使个体在社会中的生活充满变数，它带来的后果之一就是从前认为是一贯如此的东西被悄悄地改变掉了（比如过去男人去工作，女人干家务活，而现在某些情况下正相反），它给个体的本体性安全^②带来严重的威胁。

即使如此，吉登斯认为，风险社会并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么恐怖，风险社会描述的只是这样的事实：现代社会中出现的许多灾难性后果（如温室效应、全球变暖、生态危机、环境污染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类自己“制造”^③出来的，这些后果超越了传统自然灾害带来的后果成为“风险社会”中的主要风险。而且，与人们的想象相反，“它是一个越来越关注未来（还有安全）的社会”^④。

第二节 风险与危险、安全及信任

对于风险社会中的风险，我们经常把它同其它概念如危险、安全、信任等混淆，基于这一点，我们必须做出一系列辨别。这里，我们对吉登斯在这方面的看法做了着重分析。

一、风险与危害或危险

吉登斯认识到，风险与危险密切相关但又不尽相同，这种区别并不取决于个体在考虑或采取一种特殊的行为方式时是否会有意识地权衡各种选择。他认为风险意味着危险，但不一定已经意识到了这种危险，危险被看成是某人冒风险做某事时，对预期结果的一种威胁。我们知道，个体在“有计划地进行冒险”的时候一般能意识到由特殊的行动过程所引起的一系列威胁，但是，在采取行动或经历具有内在风险的境遇时，个体并未完全意识到自己会冒什么样的风险，对将来会招来什么样的危险也是不确定的。也就是说，风险并不与灾难或者危险等同^⑤，后者在时间上更注重已经发生或被证实的。由此引申开来，风险社会并不是意味着

^① 安东尼·吉登斯、克里斯多弗·皮尔森：《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新华出版社，2001年，192页。

^② 有关“本体性安全”见本文第四章。

^③ 有关“制造的风险”参见本文第三章。

^④ 安东尼·吉登斯、克里斯多弗·皮尔森：《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新华出版社，2001年，193页。

^⑤ Anthony Giddens. Runaway world : how globalisation is reshaping our lives. London : Profile, 2002, P.22.